

电影文学剧本

东山女炮排

履冰之光著



(一)

1957年冬天。夜晚。藍空綴滿星星。黑黢黢的山岭連綿起伏，山腰飄浮着白色的夜霧。

手电光在山腰小道上一閃，我們看見一人，躬着腰，吃力地向山上走來。他穿着一身旧的藍棉制服，肩上挂着一个紫色布包，上衣敞开着，褪色的藍呢帽推向腦頂，額前露出一团粗硬的头发，脸上汗浸浸的——这是中共飞龙乡总支委员会的副書記，現在又担任着东山大堰修建委员会主任的胡德安同志。

他走上山頂的煙口，站着喘了口气，兴奋地向前面望着。

前面，連綿的高山对峙中，形成一带弯曲的峡谷——这是鍋底村。谷底和四周山坡上，火光点点，歌声嫋嫋，男女社員們正在进行冬耕的夜战。

他快步向山下走去。坡道向左轉了个弯，迎面看見一串灯火。妇女們悠婉愉快的歌声传进胡支书的耳朵，

金山銀山山連山，

灯笼火把映紅天；

千乡万社大夜战，

山区催馬赶平原！

齐心苦战两三載，

幸福生活万万年！

灯火漸近，胡支书站下来高声招呼着：“你們在背水呀！大英，你們妇女队全都参加夜战啦？”

大英走在背水行列的前面。她敞着棉衣的前襟，挺着飽滿的胸脯；烏黑的短发上扎一块白色的帕子；紅光滿面，热气騰騰，两眼深沉而明亮。走在她后面的妇女們，有的打着火把，有的提着亮油壶，背着高过头頂的水桶，快步急速地在陡峭崎嶇的山路上走着。

“胡支书回来啦！”大英捋一下額前的乱发，回答着。

“舅舅！舅舅！”一个长得非常俊秀的姑娘，亲切地向胡支书喊着，向前跑了几步。她的脚在石坎上一滑，打了个跟头，背上桶里的水溅出来，泼了她一头。大英轉过身来扶住她，帮她揩干脸上的水。背水的行列聚攏一堆，有的向胡支书詢問着，有的和那个姑娘开着玩笑：

“下大雨了，还抗旱？”

胡支书走到那个姑娘跟前，扶住她的水桶：“小凤，我来背。”

胡支书背起水桶，跟在大英后面走着，問大英：“还在搗麦子嗎？”

“麦子沒有搗了，这是搗油菜秧子的。”大英說。

小风在后面接嘴說：“山弯塘的水都背光了，这是从龙洞下面阴河里背来的。哎呀，硬是背一桶水，流半桶汗！”

大英仰头看看蓝湛湛的天空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这个鬼天气故意跟人作对啦！麦子早得黄毛搭鬚的，早該搗，可是忙不过来呀！”回头望了望胡支书：“大堰修得咋样了？”

胡支书看看吃力地背着水桶的妇女們，迟緩地說：“春耕前通水有困难哪！我就是来找张主任商量这件事的。”

农业社的办公室里。桌上放一盞煤油灯，胡支书和社主任张恒山对面坐着。胡支书望着张主任，张低着头抽着叶子烟。

半晌，胡支书笑着說：“乡总支决定啦，你們再調六十个人上山，我們保証春耕前通水。”

张主任沒有答腔，叶子烟抽得叭叭地响。

胡支书站起来，溫和地說：“大跃进嘛，劳力紧张是实情。不过修这条堰，是整风当中群众一致的要求。

开个会，跟大家商量商量，問題都会解决的。你看咋样？”

张主任象石头一样沉默着。好一阵，站起来说：“好嘛，开会嘛！”拿起喇叭筒，走了出去。

夜战的人们集拢在社管委会的门口，明亮的灯火照耀着墙上的一条大字标语：“把山区的穷白面貌，一拳打倒！一脚踢翻！”社员们踏熄火把，吹灭灯，涌进屋子。

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汽灯。墙上贴着许多宣传画、整风时的标语和大幅报。有条标语这样写着：“要想生活得改善，兴修水利是关键。”后边墙上，挂着一条红布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看看从前，想想将来！”横幅下面的一个长方台子上，一边摆着锅底农业社建设远景的模型，一边展览着人们解放前穿的棕苞，盖的秧毡，住的窝棚等实物。男女社员们围着台子看着。

小凤和几个姑娘坐在一条板凳上，看着墙上的一套连环画。有一张画着：一个出门讨饭的男人饿死在路边，眼睛望着天，手里拿着一个空空的饭碗；旁边一个衣衫槛褛的女人拉着一个女孩在哭泣。小凤望了一眼那幅画，眼睛湿润的低下头去。挨着她坐的那个叫王明嫒的小姑娘

娘，低聲問小鳳：“你爹死時你好大？”，小鳳哽咽地說：“三歲。”

胡支書在那間办公室里踱着，粗黑的眉毛压在深陷的眼窩上，不住用手搔着頭髮。

張主任、大英和其他兩人走進來。張主任生硬地說：“人到齊啦，你去開吧！”

胡支書走過來，望着張主任說：“社里勞力是緊張呵！我考慮這樣：六十個人，調一半青年婦女，到山上做些零活。”扭頭對大英：“你看怎樣？”

大英不加思索地：“沒問題。”

張主任不同意地看胡支書一眼，繃着脸說：“婦女去修堰？那不是鬧着要嗎！”

大英反駁地問：“我們翻山越嶺，來回十多里路去背水，也是鬧着要的呀？”

胡支書對張恒山說：“你願意全部給調男的，我當然沒意見；你要覺得女的不頂用，那就放手點調給我們吧！”

張主任答不出話來，生氣地直眨眼睛，搖了搖頭說：“隨你的便吧！”

胡支書笑着和大英對望了一下，一同走了出去。

張主任站在紅布橫幅的前面，宣布開會了。“……

大堰上又要增加人，胡支书亲自跑来坐催。我要是说社里再抽不出人，又该批评我本位主义啦！……好吧，请胡支书跟大家讲吧！”

胡支书站起来，对大家说：“在社里干活，上山修堰，都是我们自家的事，都是为了生产大跃进，说不上啥子本位主义。”他笑着看张主任一眼，继续说：“要保证大堰春耕前通水，社里明年能吃到自己种的大米，现在看来非增加人不行。大家讨论讨论吧！”

社员们闹轰轰地议论开了。

一个生产队长站起来说：“又要积肥，又要坡改梯，又要抗旱……我们队里再抽不出人来啦！”

一个男社员不同意地说：“只要能保证通水，再多调点人也要得。光说忙呀忙呀，没有水，忙死也不能增产。”

大英走到人丛中，指着墙上那幅画说：“小凤他爹要活着，他一定抢着上山修堰！”人们都望着那幅画，静了下来。“人吃的水，要我们妇女背，牲口喝的水，要我们妇女背，抗旱还是我们妇女背水……不快点把堰修通，大家啥事也别干，都去背水吧！”

妇女们激动地议论起来了。小凤站起来说：“我报名去修堰！”明婵等几个姑娘也站起来，闹嚷嚷地抢着说：“我去！”“我也去！”“再也不想背水了！”

胡支书向大家擺擺手說：“同意去修堰的，自動報名吧！”

婦女們圍着一張方桌在報名。大英在小本子上記着。

一個抱着娃娃的婦女擠到大英跟前：“大英，給我寫個名字。”

大英看看她，笑着站起來說：“你咋能去呢？拖幾個娃娃。”

那個婦女懇求着：“你也有娃娃，不是報了名啦？”

大英：“我娃娃不吃奶了嘛，再說，我還有婆婆替我帶呀。”又問別的婦女：“誰還報名？”

屋角的陰影里，一個胖大的青年婦女和一個穿花袄的姑娘低聲談着話。穿花棉袄的姑娘說：“山上好冷呵，聽說都下雪了！”

胖大的婦女說：“在家里還會輕鬆呀！又調這麼多人走，以後更要苦戰啦！到山上……”

大英數着報名的人數，抬頭看看圍在桌邊的人，站起來喊：“袁世玉！袁世玉！”

屋角的兩個人一驚，穿花棉袄的姑娘走了過來，哪

着嘴：“我在这里，干啥？”

明輝过来推着她：“快报吧，我們都报上啦！”

大英看了她一眼：“想好了嗎？”

袁世玉使气地说：“上山我不怕，可是我家里沒有粮食带！”

大英冷笑一下：“是沒有粮食还是你不願上山？你在家就不吃飯嗎？”

姑娘們一陣哄笑。明輝不耐煩地说：“給她写上吧！”

那个胖大的妇女走过来站在袁世玉背后，慢吞吞地粗声說：“我报名，张金蓉。”

大英皺皺眉头，白她一眼：“好吧，先給你写上，等跟胡支书研究了再决定。”

大家的目光集中在张金蓉脸上。她动了动嘴唇，骨碌碌地轉动着眼珠。

喧闹的山野朦朧入睡。天空星光閃爍，一弯残月挂在山頂。远处閃着几点忽隱忽現的灯光，群山靜靜地——夜深了。

山梁上一座小茅屋，牛肋巴窗孔里透出淡黄色的灯光。一位老太婆拉开門，探头向山下望了望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半夜啦，还不回来！”又把門掩上了。

大英和她丈夫刘兴明，在回家的路上走着。她半认真半讪笑地质问丈夫：“别推辞啦！我看啦，你那思想跟张主任差不多！你要是坚决要去，他也挡不住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就算你进步。”丈夫搪塞着大英，“回家看吧，你一个人去，妈恐怕也不答应哩！”

大英急了，抢前一步，抓住丈夫的膀子说：“听着：在妈面前，可不许你拉我后腿！”

“你自己的事，我啥子都不说。”丈夫笑着，加快了脚步。

大英和丈夫走进屋里，婆婆抱着熟睡的孙子坐在地炉子旁边烤火，火上煨着罐儿茶，热气直扑婆婆脸上。她抬起朦朧欲睡的眼睛，嗔怪地看了看儿子和媳妇。

刘兴明坐在火炉边，倒了一盅茶，喝着，吸着烟，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大英。

大英拉条板凳，坐在婆婆眼前，试探地说：“妈！我明天要上山修堰去。”

婆婆一愣，脸上的睡意消逝了：“修堰！你们两个都去呀？”

“我一个人去。妇女去的可多啦，几十个呢！”大英留意地看着婆婆的脸色，笑着说。

婆婆沉下臉，訴苦似的說：“你當這幾年幹部，整天在外面跑，家里啥子事都丟給我，我可沒有說過啥子。現在又要去修堰，深山老林里，男男女女攪混在一起……”她看大英一眼，把臉掉向一邊用手拍着孫子說：

“你娃娃都有了，該想着過日子啦！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啦？咋個才叫過日子呢？……”大英不耐煩地說，又向丈夫遞了一個貴難的眼色。

“眾人的事，讓她去吧！”劉興明莫可奈何地插了一句。

婆婆惱恨地抬起頭，對着兒子吵起來：“你總是護着她！我給你們當一輩子老丫頭啦，還叫我給你們喂豬、煮飯、跑十幾里路背水呀！”她把孩子塞給大英，“我可不能給你帶娃娃！”

劉興明看大英一眼，心煩地扭過頭去。

大英忍住火氣，解勸着：“那麼多婦女都去啦，誰家里也有家務事。頂多去兩個多月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！等堰修好了，水流到門口來，不是就好啦！”她把孩子交給丈夫：“你帶他去睡，我背桶水去。”

劉興明抱孩子走進寢室。婆婆惡氣地坐着。

大英背着水桶，在火爐上點燃火把，對婆婆說：“不早啦，你快去睡吧！”輕捷地走出門去。

婆婆望着大英走出去，怔怔地低下了頭。

(二)

晴朗的冬天的早晨。紅艳艳的太阳照着星散的农舍、瘠瘦零碎的田土、受着干旱威胁的庄稼；而一群群的社員們，却在頑强豪迈地战斗着。

上山修堰的人們，背着被盖、席子、布袋，扛着各种工具，蜿蜒向山坡上走来。胡支书、大英、小凤等走在前面，张主任和其他几个社干部送着他們，边走边談着。

在坡上劳动的社員們，朝着他們高声說：“快点把堰修通呵，人跟庄稼都张着口等水呀！”

小凤的母亲从地里跛着一条腿走过来：“凤儿，把細点呀，可不要給媽闖祸事！”又对胡支书和大英說：“我把她交給你們啦！她沒出过远門呀！”

小凤走向母亲身边，撒娇地搖着母亲的手：“媽！你真是，我又不是小娃娃！”

母亲依恋地望着小凤的背影。

隊伍走上山頂埡口，張主任站下來，和胡支書握了握手，又對姑娘們說：“唧唧噥噥鬧着去，看吧，干不到三天，保險就哭着鼻子回來啦！”

姑娘們邊走邊回答：“你想着吧！”“你抬轎子來接，我們也不回來！”“大堰不修通，我們決不下山！”

隊伍迅速地在山上前進着。姑娘們象從鳥籠里飛出的小鳥一樣，輕捷地跑跳着，高聲說笑着，東張西望、指手划腳，對啥子都感到新鮮。

隊伍走進了兩邊群峰如劍、抬頭只見一線藍天的峽谷。

隊伍登上了云蒸霧騰、古木森森的山巔。

迎面又是一匹壁陡的高山。姑娘們气喘吁吁地向上爬着，一直向上爬着……

走在后面的袁世玉，撲通一聲把背包摔在地上，一屁股坐上去，貼着眼睛說：“我不走啦！”

張金蓉也靠着路邊一塊石頭站下來，揩了一把汗，望着袁世玉說：“我的媽呀，這不是叫咱們來活受罪呀！”

大英回頭看着她們，正要喊話，突然一陣隆隆炮聲，震得鳥飛樹顫，山鳴谷應。隊伍惊呆了站住了。山那邊，

騰起一股烟尘。

胡支书笑着說：“要攔啦，快走吧！”

“放炮欢迎我們哩！”小凤說，“快走呵！”
队伍又前进了。

竹木丛生，怪石嶙峋的荒山。队伍攀援着荒草荆棘向山下走来。

下面，两山交叉处隆起一块土丘。修堰的男工們，正在这里烤火休息，看見胡支书領着队伍走来，蜂涌着迎上去，接过他們的行李。

这段工程的負責人徐茂林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结实小伙子，兴冲冲地挤进人群：“又来这么多人馬！女花花儿们也来啦！”他搶过大英等的行李，“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！你們妇女生产队来了多少？”

大英抿嘴笑了笑，对他伸出三个指头。

一个蓄着长发的三十多岁的男人，嘴角吊着一根紙烟，懶垮垮地走过来，眯斜着眼睛，看着新来的人們。

“李滾龙，你还是这个二流子样子！”新来的一个男社員說。

李滾龙向他白了一眼，吐了泡口水，挤到姑娘們眼前，嬉皮笑脸地說：“早就該把女人們弄来，这下山上才象个世界嘛！欢迎娘子軍……”

大英瞪了他一眼，厌恶地扭过头去。

李滾龙看見张金蓉，很快逖到她身旁，萎靡地望着她：“你吃得来这份苦呀？这个鬼地方！我还想……”

张金蓉贼一样扫了一眼前面的人，低头小声說：“你这张嘴呀，总是这样沒遮拦！”

其他工段上的人們，也成群地走来，和新来的人們交談着。

胡支书站上一块石头，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！社里今天又調来这么多人，一大半劳力都用来修堰啦！”他蹙着眉头笑了笑，象对自己提出警告一样，声音粗重地說：“人是調来啦，可是我們的責任不是輕了，是更重啦！”他对围攏的人們看了一眼，提高声調問：“提前通水，大家有沒有信心？”

“有！”群众回答着。

上工的海螺吹响了，人們分头向工地走去。

胡支书和徐茂林等各段工地的負責人，蹲在一起交談着。

姑娘們看着石工們拉着繩子，攀上悬崖，飞甩着鉄錘，听着四山响起哼哼嚇嚇的号子声和叮叮噹噹的打錘声，感到又兴奋又紧张。大英、小凤和明輝等惊奇地看着，兴奋地比划着。

张金蓉搂着袁世玉坐在石头上。不远处，石工們撬翻一块大石头，轰轰隆隆向岩下滚去，袁世玉吓得张着嘴巴，张金蓉闭上眼睛，把袁世玉搂得更紧了。

徐茂林站起来说：“男同志們住在岩洞头，大家跟我来吧。”新来的男社員們跟着他走了。

“我們住哪里呢？”小凤等問胡支书。

“沒得住处啦，周围十几里都沒有人家。”胡支书笑着說：“姑娘們，我們自己动手来修吧！”

山坡上，胡支书、大英、小凤和十几个男社員在用力地砍树子。胡支书吆喝一声，一根高大的杉树倒下来了。

明燁等一群人在砍竹子、割茅草、割藤条……象衔泥垒窝的燕子一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山脚下的一块平地上，女工棚正在修建。木架搭起来了，姑娘們忙碌着，有的在棚頂上鋪树皮、野草，有的在屋梁上架竹楼，有的在編篱笆墙，……胡支书指揮着这一切。

新建工棚的后面，是一条望不見底的深谷。一道山泉在十多丈远的地方飞落岩下，形成一条銀练似的瀑布，谷底迴蕩着嗡嗡声。

小凤在岩頂上站起来，看了看周围的景色：“这地方多美呀！”用手向谷底指了指：“听！誰在給咱們弹琴呢！”

小凤带头，姑娘們应和着水声唱起来：

山高林密霧沉沉，
悬崖边上扎大营；
人說深山出俊鳥，
我們是大跃进的女子兵！
开山劈岭把堰修，
定叫那綠水滔滔流进村！

两天后的上午。山上細雨紛紛，山下云霧騰騰。半山腰里，长长地打岩开沟的战斗場面。新来的男女社員們，有的在挖土，有的在撬石头，有的在垒堰坝。

海螺响了，人們走向火堆抽烟烤火。

小凤站在岩頂上，用繩子向下吊着一桶开水：“张金蓉，接到，开水！”

张金蓉刚接到手里，炮岩的炮声猛响，她一惊，水桶落地，众人哄笑。

大英、明輝等背着石灰从山下走上來。她們放好背篋，拿起石工們的鋼钎，鉄錘学打炮眼。

“我也來学！”小凤攀援着樹枝野草，从岩上爬下